

历经 99 天，穿越四大洋，绕地球一圈，青岛“独臂船长”徐京坤登顶“海上珠峰”——

“没有无法抵达的彼岸，我和我的船正在路上”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任晓萌

法国当地时间2月18日8时08分，“SINGCHAIN 中国梦之队海口号”驶入法国旺代省莱萨布勒多洛讷港，越过了2024—2025旺代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的终点线。

来自青岛平度的“独臂船长”徐京坤，成为全世界第 100 位完成这项伟大挑战的船长，也是历史上首位完赛的中国船长。

从出发到归来的 99 天 19 小时 06 分钟 11 秒、27615.93 海里的旅程中，徐京坤穿越四大洋，抵御住狂风暴雨，在风浪中 3 次单手爬上近 30 米高桅杆修理设备，午夜时分趴在船尾维修液压发电机命悬一线，到港前五天因电力系统故障濒临退赛……历经“九九八十一难”，他最终实现了自己跨越 18 年的梦想。

抵达终点那一刻，欢呼声与掌声此起彼伏。“我们做到了！We did it！”徐京坤站在甲板上振臂高呼，用力挥动着右手和半截左臂，向岸上熙攘的人群致意，也向那个不认命、不妥协的自己。



■徐京坤身穿一件名为“长卿”的明制汉服，站在 2024 年旺代环球帆船赛起航线上。



■徐京坤冒着风浪爬上桅杆更换绳索。



■在旺代环球帆船赛过程中，极端天气、孤独、身体极限、技术难题，让徐京坤经历了“九九八十一难”。

“这是我人生中最伟大的一次探险”

每四年一届的旺代环球帆船赛，一直是航海运动的终极挑战。选手们需要独自驾驶无动力帆船，从法国旺代省起航，途经好望角，环绕南极大陆，跨越合恩角，再经由南美海岸返回法国，绕地球一圈。航行全程不能靠岸，没有外援供给。

在这场被称为“航海界珠穆朗玛峰”的漫长又孤独的环球航行中，失败是大概率事件，成功才算是奇迹。从 1989 年赛事创办至 2024 年，仅有 84 人成功完赛。

徐京坤第一次对“旺代”产生憧憬，是在 18 年前。“2007 年，我作为中国残疾人帆船队队员在美国罗德岛训练。在一家游艇俱乐部，我无意间看到一本航海杂志，封面上正是一艘旺代环球帆船赛 IMOCA 赛船。”时至今日，徐京坤仍然清楚地记得与“旺代”的初次结缘。

“看到它的第一眼，我就感觉 IMOCA 赛船太梦幻了，它就像是一艘宇宙飞船！”正是这“惊鸿一瞥”，在刚刚接触帆船的徐京坤心里造了一个梦。

尽管向往，但当时的徐京坤清楚地知道，“旺代之于我，宛如一个‘天方夜谭’般的存在。但它仍然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。”

2012 年，徐京坤驾驶一条船龄 25 年、自己改造的报废帆船“梦想号”，从青岛出发，航行 4500 海里，创造了“首次单人独臂无动力帆船环行中国海”的世界纪录。也是那次远航，让徐京坤第一次实现了远洋航行的梦想。

2015 年，他又闯进世界顶级单人航海极限挑战赛 MINI TRANSAT，成为世界上首位单人不间断跨大西洋的“独臂船长”。

在一次又一次挑战中，徐京坤与航海的牵绊越来越深，心底那颗梦想的种子，也在一次次风浪历练中积蓄着破土而出的决心和力量。

2016 年，徐京坤被旺代环球帆船赛组委会邀请参加启航仪式。站在码头，目送一艘艘 IMO—CA 赛船启航的那一刻，徐京坤发疯一般嘶声力竭地呐喊。

“我其实是一个很含蓄的人，但那天，我感觉自己的梦想被点燃了，心底冲出来一个声音——未来有一天，我一定要让中国人的名字刻在旺代奖杯上。”回忆起那段往事，徐京坤仍然感觉振奋不已。

携妻子耗时三年、航行 3.4 万多海里，完成了中国人首次双体帆船环球航行后，徐京坤觉得“时间到了”。“这是我人生中最伟大的一次探险，而且我是离这个目标最近的人，如果不做，未来二三十年也许都不会有中国人来触碰这个赛事。”徐京坤说。

随后的日子里，徐京坤马不停蹄开启了自己的“旺代中国梦之队”计划，找赞助、筹预算、买赛船、准备积分赛……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。

在他之前，旺代环球帆船赛没有中国人参赛的历史，甚至，组委会还争论过“非健全选手能否参赛”，毕竟这场赛事赛程艰难，对选手各方面要求苛刻。

在瞩目与质疑中，左臂残疾的徐京坤最终迎来了理想主义者的胜利。

2024 年 11 月 10 日，徐京坤身穿一件名为“长卿”的明制汉服，站在 2024 年旺代环球帆船赛起航线上。“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宣告——曾经被遗忘的中国航海传统已经被再次唤醒，中国人的航海精神正在被传承和发扬光大！”他说。

“在前进与后退之间选择了前进，颤抖着双腿也执着前行”

“狂风在耳边咆哮，巨浪不断拍打着船体，整个世界仿佛变成了一片灰色与白色的混沌。我能感受到船在挣扎，每一次迎向浪头都仿佛被狠狠地击中，但我知道必须继续向前，因为生命悬于一线。”英国船长 Pete Goss 在《逆转风帆》里，回忆 1996 年参加旺代环球帆船赛时写道。

当现实中的惊涛骇浪迎面而来，只会比文字描述更加令人胆寒。

徐京坤曾遭遇最高风速达 65 节的风暴，“整个人像在滚筒洗衣机里”；南大洋可怕的“波峰尖锐”甚至“上下颠簸”的杀人浪，把他从船的一侧丢到了另一侧；液压发电机支架被海浪拍碎，加厚的碳纤维支架被海浪撕开，徐京坤只能在大风里探出半个身子，站到船尾外面去完成维修……

“航海的一大特点就是无论准备得多么充分，都会不断遇到问题，容不得你有半点虚假和懦弱存在。”回忆起这段旅程，徐京坤坦言，“也有一些时刻，差点要放弃。”

“赛程第 27 天，舷外撑臂上的一根固定绳索被磨断了，没办法，只能爬上 29 米高的桅杆，趴在一条直径不过 10 厘米上下的杆子上，穿针引线更换绳索。”徐京坤说。

因为问题棘手，他连续两次爬上桅杆都没有解决，风浪中剧烈摇晃的桅杆还让他身上多处受伤、淤青、擦伤、割伤的痕迹遍布全身。

“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！”在他自己拍摄的航海日记镜头里，这个坚毅的青岛汉子忍不住情绪崩溃、嚎啕大哭。陪伴他的却只有呼啸而过的凛冽海风。

哭完之后，徐京坤还是第三次爬上桅杆，并最终解决了问题。

到港前 5 天，正值元宵节，帆船电力系统突发故障，导航设备濒临瘫痪，“这种情况下，我很难撑过第二天。”徐京坤第一次感受到了退赛的压力。

风雨交加中，徐京坤被迫关闭所有非必要电源，仅靠着头灯的微弱光线，“爬”向船尾最危险的地方反复维修液压发电机。30 多节的大风里，海浪一次次将赛船抛起，“海水就在咫尺之间，稍不留神，就会将我吞噬。”

所幸，他和他的赛船最终又重新回到了赛场。

在近 100 天的孤独航行中，问题和挑战像连绵不绝的海浪源源不断涌来。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，徐京坤总是凭着本能般的勇气与力量，在每一次与浪峰的对抗中、每一次黑暗里寻找生机的抉择中，绝境逢生。

“哪有那么多的无所畏惧，不过是在前进与后退之间，选择了前进，颤抖着双腿也执着前行。”徐京坤在自己的船长日记中写道。

“即使在悬崖边上，命运也不应由别人主宰”

在英文中，单人航海叫 single-handed，没有人比徐京坤更完美地符合这个定义。

12 岁时，淘气的徐京坤被鞭炮所伤，失去了左手前臂。尽管他不断尝试接受这种不完美，很快就做到了单手系鞋带、单手骑自行车，甚至安慰家人“我的手要是不出事，说不定得给你们惹多大祸呢”……但周围嘈杂的声音似乎不停宣告着，他的人生被烫上了“废人”的烙印。

“人生上半场的命运像在悬崖边上。”谈及年幼的时光，徐京坤说道。幸运的是，没过多久他就加入了残疾人田径队，“运动成为支撑我生活的方向和乐趣，也让一种信念在我心底慢慢萌芽，即使在悬崖边上，我的命运也不应由别人主宰。”

2008 年北京残奥会，国家第一支残疾人帆船队向他伸出橄榄枝。靠着坚毅和勤奋，这个来自平度大泽山脚下小乡村的男孩，作为中国残疾人帆船队选手驶进残奥会赛场，并跻身前十。

航行的梦想一旦被点燃，便阻挡不了星星之火燎原之势。2008 年残奥会落幕后，中国残疾人帆船队解散，但“不认命”的徐京坤在思量再三之后，依然决定继续自己的航行梦，甚至生出要环球航海的决心。

“航海的时候，我觉得船变成了我的手，变成了我的翅膀，变成了我的一身盔甲。”徐京坤说，航海改变了他看世界的方式，船为他补齐了生命中的那一角缺口。

经常有朋友问徐京坤，“单人航行会不会感到孤独？”

在混沌与诗意交织的南大洋午夜，月亮如一盏孤灯，悬挂在无边的深蓝之上。“当你看到这月色美景，却无人可以分享时，心底也会生出一丝刺痛的孤独。”徐京坤在航海日记中这样回答。

除了孤独，单人航行路上，独臂的限制也让更多事情难度加倍。“海上航行时，右肩的旧伤缠人。不过，我已经找到了方法，先把膏药撕开一个角，倒着贴在摇把下面，蹲立靠近，用力靠着摇把底座揉搓，虽然贴得还是不太平整，好歹贴对了地方，还挺结实。”在航海日记镜头里，徐京坤笑着演示自己的独门诀窍。

就像熟练地自我疗愈一样，更多时候，徐京坤能在海上独处中找到一种自洽。翻看岸队提前准备好的“礼物盲盒”，与意外飞到甲板上的信天翁“对话”，欣赏罕见的“熊猫海豚”专场表演，甚至是用被海浪拍到船上的一条鱿鱼“外卖”为自己做一份鲜美的方便面汤头……

当然，这份自洽从容背后，是徐京坤坚定地知道有人在支持，“在我都一度怀疑前方是否有路的时候，他们比我还坚信，让我不再怀疑。”

徐京坤依然清晰地记得，驾驶着帆船驶入莱萨布勒多洛讷港的那一刻，岸边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拿着标语和海报，用欢呼与喝彩欢迎着归来的“中国船长”，“我知道，那一刻，是徐京坤个人挑战的终结，却是中国航海梦想的新起点。”

旺代之旅结束后，徐京坤回到了自己航海梦想扬帆的起点——青岛。走进青岛大学图书馆报告厅，回到自己的小学，向家乡的孩子们讲述自己的“旺代故事”。“我想告诉孩子们，未来的道路有很多种，我的人生只是众多完成人生的方式之一。”他说。

“青岛是一座充满航海基因的城市，这里涌现出很多优秀的航海人。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故事，影响更多的孩子，给他们造一个梦，造一个‘英雄梦’，让他们有更强大的目标、更强大的信念。”宣讲结束后，徐京坤向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心愿。

正是这种信念，支撑着徐京坤如勇士般迎接一个又一个未知的挑战。如徐京坤所说，“没有无法抵达的彼岸，我和我的船正在路上。”



■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用欢呼与喝彩欢迎着胜利归来的“中国船长”。



■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报告厅，徐京坤向家乡的年轻人讲述自己的“旺代故事”。
宋沁妍 摄

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本人提供